

书

友

于光远

朋友和朋友们
的书初集



文



丛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友

于光远

朋友和朋友们的事初集

倪墨炎 主编

书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文

山

(沪) 新登字118号

责任编辑 阮智富
装帧设计 陶雪华

朋友和朋友的书初集

于光远 著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新华路200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5 字数180千字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432-0255-7 / I · 53

定价: 14.50元

总 序

我们深信：开卷有益。

我们深信：读书可以怡然自娱。

因此，我们愿意提倡读书，愿意在书界打杂，愿意编辑出版这套丛书。

现代生活节奏的日益加紧，使人们更关心休闲的生活，要求提高休闲的质量。休闲本来是各有所爱、各得其所的事。看电影，守荧屏，兜马路，逛商场，上公园，走亲戚，几个朋友围打扑克，三五知己相聚喝茶，黑白子斗智，保龄球强身，都无所不可。当然，也可以在卧室兼书房的斗室里，或在小小的亭子间辟成的书斋里，坐拥书城，自得其乐。如能邀集志趣相投的朋友，在书斋里高谈阔论，交流阅读见解，更是高雅而赏心的乐事。

在休闲的时间里，人们大都喜欢读短小的文字，这或许是近年小品散文走俏的原因之一。读书随笔是小品散文的一种，是一种较自由的文体，可容的内容也比较广阔。它可以写人书事，可以侧重写人，可以侧重写事，也可以侧重写书；它可以是读书札记，诸如史料考证，版本书话，钩沉辑佚，掌故琐记，乃至一段古文的释义，一条注文的纠错，一篇膺品的辨伪，都无所不可；它也可以是读书随想，可以接近于书评，也可以接近于鉴赏，也可以接近于创作谈，乃至接近社会文化现象的短论。至于写作谋篇，更无拘束，既可以是文章，也可以是日记、书信、访谈记录；既

可以笔致凝重,也可以下笔轻松,既可以生动活泼,也可以严肃老到;既可以絮絮如谈家常,也可机智而妙语连珠。

我们不大赞成把读书分成求知和求趣两类,好像一种是为“致用”而读书,一种是为“趣味”而读书。其实,在读书生活中,常常是求知中得趣,自娱中得识,两者总是相辅相成,不大可能分离而对立。我们也不赞成指定某种书“你一定要读”,如有异议,就唠唠叨叨地讥笑人家不懂“书趣”。其实,真正该被讥笑的是谁呢?读书本来就是见仁见智、各行其道的事,何必强人所不愿?人家爱吃蹄膀,你非让人吃排骨,岂非傻事!

本丛书所辑内容广阔甚或驳杂,写法多样且各有风格,但各书也有共性,那就都是读书随笔或准读书随笔。我们相信:它们会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

我们——参与编辑、出版本丛书的同志们,是爱书的一群。我们愿意以书会友,以书为友。我们愿意为书的事业竭尽绵力!

主 编

1996年夏于沪西

序

倪墨炎同志要我编一本书给他主编的《书友文丛》，经过一番考虑，最后决定把自己写的有关朋友们的文章收集起来，看看能否拿得出手。

这套《书友文丛》已经出了五本。我收到两本。其中一本是沈宁编的她父亲夏衍的文集《风雨故人情》。夏公是我的长辈，他在革命队伍中奋斗了七十多年，担任过许许多多重要的职务，作出了许许多多重要的贡献。他的故人大都是我国政治界、文化界的著名人物。读夏公的这本文集，既可以看到夏公本人的思想感情，看到他的人格、性格、风格，看到他和朋友间的情谊，也可以看到有关当代中国许许多多人物的事迹，因此这本书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看了夏公的这本文集后，心想如果也编出类似的一本，根本无法同夏公的书相比，因此刚刚形成的念头，又动摇了，想打退堂鼓。不过转过来又想，我根本不应该和他比。现在又有多少人可以和夏公去相比呢？我的东西只要出版社还愿意出，有些人愿意看，不妨拿出去给人看看。这么一想，我又胆大了起来，把能否拿出去的问题交由倪墨炎去考虑吧！

沈宁在那本《风雨故人情》的后记里写道：“爸爸的朋友很多，他自己说过，和他来往过的、打过交道的人，可能超过一千。他说，他交友极广，什么样的朋友都有，可以说是三教九流都有。他经历丰富，工作时间长，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多，完全

是可能的……。”我认为一千这个数目不算太大，也许我也会有的，现在保存着的名片，有满满一个号码箱，外加六、七个大盒子。这些都是这几年人家给我的，数量估计会有好几千，其中有几分之几算得上朋友，难说，同时又有不少新交是没有名片的。我的旧交也不少，当然我都不会有他们的名片。沈宁说夏公写朋友的文章不多，我写的也不多。它们都是在某种情况下写的，几乎没有主动有意去写这类文章。不过这次我把这类文章集中起来看了一下，倒产生了一个念头，有不少朋友似乎应该写一写。韦君宜最近赠我一本《我对年轻人说》。她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写道：“我老了，虽然脑筋还不糊涂，但是，两次脑溢血、两次脑血栓，已经把我搞成了废人，以至于不再可能随心所欲地写下心之所思。躺在病榻上，我的同时代人的面影常在眼前晃动，使自己觉得实在应该把他们算不上伟大，但也非平庸的色彩斑驳的一生摆给年轻人看看。”现在我也有同样的思想。不过要去写一时抽不出时间，先编出一个集子也好。

当然我要写的朋友只能是真正的朋友，我对他不喜欢、不够做朋友的人我不写，我不够格做他的朋友的人也不写，也不编入这个文集，以避“我的朋友胡适之”之诮。其中有一些人是当代中国的大人物，有些还是我的直接领导，对我有许多教诲，也有一些可以写一写的事情。这样的文章多年来倒写过不少篇，这次决定不把它们收入这本集子。我想也许另外编一本更合适些。“大人物”中有的人可以说是“我的朋友”，他们的年龄同我也差不多，应该编入这本书。不过因为他们的政治地位很高，不如同写其他领导人的文章编在一起更加合适。

还有一个问题，关于我的老师们的文章怎么办？考虑的结果，同朋友们的编在一起。因为第一，师友不容易区分。许许多多朋友在一定意义上都是我的老师。我写过一篇题为《当敬一

事师》的文章，我的许多知识都从朋友中来。第二，有一些人是在学校里给我上过课，是很正规的我的老师，甚至像周培源那样还是我的论文导师，但是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和他之间年龄差的绝对值虽然不会有丝毫改变，但相对值却缩小许多，加上又一起工作一起讨论问题，在建国后的许多年中朋友的成分就不断提高，我就用《恩师和朋友》为题写文章祝贺他的九十寿辰。第三，当然有一些老师一直没有成为朋友，严格说来，把关于他们的文章编在《朋友和朋友们的书》中不合适，但我不想太认真了，这样人很少，不可能单独编书，而我又不愿割爱，也就收入了。“良师益友”人们不是常常一起提吗？

这本书我命名为《朋友和朋友们的书初集》。朋友们的书我得到的很多。我很少去书店买书，但我家的几间房子已经被现在拥有的书占得满满的，处在过饱和的状态，容纳不了新书。但是新书还是源源不断地来到我家，它们大都是朋友们送给我的。收到朋友们的书，我都是要看看的，至少也要浏览一下。但是给朋友们的反馈的却很少，写成文章的就更少了。我一想到这件事，就有一种对不起朋友的心情。现在先出这个《初集》，以后再补吧！

在决定交出这本书稿之前，书名问题似乎不难解决，文章次序倒考虑了很久。现在我想采取的办法是，按照我和他们最初相识的时间为序。没有更好的法子就这么办吧！

《书友文丛》内容简介

风雨故人情 夏衍著

风风雨雨一生，交往名人如云。夏公写故人最多的当然是文坛中人。据亲历而写，即使是写田汉、郭沫若等众所周知的大家，也都有鲜为人知的内容。至于写几乎被人遗忘的左联发起人之一童长荣这样的人物，更非夏公莫属。长期在白区工作，接触过很多隐蔽战线的人，他写杨度、潘汉年，石破天惊，真相大白。这简直是一部人物志！夏公写人的文字，这是第一次结集，由夏公女儿沈宁编。

瞎操心 陈四益文 丁聪画

画坛上有一位永远长不大、不会老的大师，他就是丁聪。“小丁”自称，人称“小丁”，或许正表明大师艺术青春永驻。四益文采风流，笔锋犀利，久有佳评。诗文绘画，两相辉映。是匕首，是投枪；有人叫好，有人神伤。他俩都是劳碌命，管不到的事也要去操心，所以自嘲为“瞎操心”，发而为文为图，世上就有了这部瞎操心的书。本书收文一百余篇，收图一百余幅。在你叫绝一百余次后，还有一篇后记令你思索。

边缘有光 刘心武著

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小说家。小说家写读书随笔，自有他的不同凡响。古今中外，博览群书，对名著的赏析，发人所未发，甚至指出败笔所在，有胆有识。由读书而引发，评析某些文化现象，思想敏锐，议论纵横，耐人回味。难免不破门而出，涉及电影、电视剧、绘画、音乐及其他文艺作品，在细致的艺术品评中，常有会心

的创作谈。至于他读《红楼梦》、《金瓶梅》的札记，读来饶有趣味，早已拥有广大的读者。

书生意气 陈平原著

作者是北京大学教授、学者，著述累累。辑入本书的是：对自己的青少年和老师们的（王瑶、唐弢等等）的“往事如烟”的札记；系统的本人著作的序跋，这些短小而隽永的文字，依稀可见作者学术跋涉的足迹；对于书界文化界的“道听途说”的随笔，却留下了并非“道听途说”的见解；身穿牛仔衣脚踏旅游鞋在南方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时间里，给守家的夫人频频寄呈的书简。家信怎么也收了进来？这里虽也有卿卿我我，但书卷气扑鼻，实在是游记形式的读书小品，自有一番情趣。

梦书怀人录 姜德明著

作者长期在《人民日报》编文艺副刊，文界朋友济济。他又擅长散文。他写人的散文集曾得过大奖。作者也是著名藏书家。他从藏书中掌握了许多文艺史料和掌故。要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气息；给人以知识，给人以艺术享受；这是正宗书话的必要条件。作者是写正宗书话的高手。本书各篇选自近年所写的怀人散文和书话随笔，都是首次编集。

朋友和朋友们的书初集 于光远著

于老是著名理论家、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近年走笔文坛，属辞成章，是受读者欢迎的散文家，他却自称是“21世纪文坛的新秀”。他经历丰富，政界学界朋友众多。朋友们的人生历程，成功失败，幸与不幸，成了他笔底波澜；重温旧情，畅叙往事，既是人间乐事，也为世上提供了珍贵史料。本书各篇是第一次

編集,不少篇还是为本书特地新写的。

暮年杂笔 贾植芳著

贾老以学问著称,也以坐牢闻名。解放前他三进监狱,解放后又因胡风案关入大牢。追求人生价值,给他带来坎坷人生;坎坷人生,更使他执著追求人生价值。他珍惜自己的笔墨。本书收入他近年所写怀念故人和自我画像的文字,以及随笔杂感和为徒子徒孙们写的序跋。他说:我在这个世界里的追求、爱憎、信念以及种种个人遭遇,都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为青年及后代提供一些比一般史书更加丰富和实在的东西。

不殇录 金性尧著

作者是三十年代就在文坛打杂的老作家,擅写文史随笔。本书是他近年第三本随笔集,各篇都系新写未编过集。钩沉史料,絮述掌故,知识广博,趣味盎然,使他拥有众多读者。翻开本书,许多题目即令人留连驻足。陈老莲诗曰:“十年有恨千秋业,一日无书百岁殇。”后一句是说:人若一日不读书,活到百岁也只能算是短命。作者取其意而为书名,自是一生读书的表白。

文坛艺林见知录 蒋星煜著

作者是戏曲专家,尤以攻《西厢记》著称。与莺莺为伴,日子本也太平;可蒋公不甘寂寞,广泛涉足文坛艺林。从此他也就多事:与胡适等人有过拉拉扯扯的关系,成了历次运动必须交代的问题;推崇过魏征、海瑞,“文革”中被斗得死去活来;参加过一些剧本的创作,在艺海波涛中也就冷暖自知。这些福兮祸兮、所见所知写了下来,倒很可供人们了解种种秘闻的真相和种种掌故的内幕。

深酌浅饮

李辉著

作者年龄不大,名气不小。十几年来他一直在现代文坛的人与事中转悠,写出了一系列追寻往事又扫瞄现实的著述,为世人称道。本书仍是他转悠现代文坛的产物。这里有富于思辨色彩的短论和书评;有记述自己脚印的随笔和序跋,有与合作者探讨学术的通信,有书与人的实录和史料钩沉,文体似乎驳杂,思想敏锐和叙述流畅却是共同特色。对于读者,可说是深酌浅饮两相宜。

目 录

序·····	1
“七月派”诗人和电子技术专家·····	1
小学初中时期的三位老师·····	6
我和他一起走上革命的道路·····	14
金岳霖——我最“老”的“老”朋友·····	20
恩师和战友——祝培源师九十寿辰·····	31
关于淡化家庭观念	
——记有训师生前的一次谈话·····	41
三强与我几个时期的交往·····	46
这件事得感谢申府先生·····	50
一个条幅——老朋友李昌和我·····	53
秋耘和我·····	59
见《按牌理出牌》致黄秋耘·····	63
两个《自白》·····	67
读罢韦君宜的《露莎之路》·····	69
多么坚强的人!	
——与病床上的韦君宜的一次晤面·····	73
韦君宜最近给我的两本书	
附 韦君宜:《杂家于光远》·····	76
怀念冯契·····	82

我又一次到冯契的家·····	85
朋友们的书·····	87
忆艾思奇·····	93
杨明和他的妈妈——杨匏安夫人	
附 杨明：周恩来叔叔与我的一次谈话·····	102
写在1996年10月14日·····	109
袁也烈和我·····	114
统铺之交·····	121
我读郭述申年谱·····	125
徐特立和我的忘年交·····	128
从黎澍同志的著作中学习·····	132
黎澍逝世四周年	
——他对病和死的一些观点·····	135
轮椅上奋笔战斗的记录·····	137
人们叫他阿丕·····	139
钱俊瑞和姜君辰：好几个单位的同事·····	143
记吴华·····	148
1938、1939年在广东新结识的朋友·····	151
哲学家、翻译家何思敬·····	155
初识周扬·····	158
《经济学家冯兰瑞》·····	163
一件待送往博物馆的毛衣·····	165
介绍一个“消费合作社”·····	170
我和惠德半个世纪的交往·····	173
三十位经济界友人评《探索》·····	180
我也写他二三事	
附 曾彦修：于光远二三事·····	183

田家英的悲剧·····	191
《田家英的最后岁月》读后·····	199
毛岸英的故事·····	203
纪念查汝强·····	207
看陈翰伯《出版文集》后写的·····	210
同病相怜·····	213
一苇重病之后·····	215
写这篇与冶方商榷文章的由来·····	219
我总算履行了和冶方互相点名批评的协议·····	221
在孙冶方同志纪念会上的讲话·····	224
写在冶方逝世十周年·····	227
我和齐燕铭在两个时期共过事·····	230
我和部下之间·····	233
悼老刘·····	236
林基洲：编译马列经典著作四十年·····	241
记胡耀邦好学不倦二三事·····	244
万里家作客归来·····	249
我的秘书小胡·····	251
两位已故的广东经济学家·····	254
忆夏公·····	257
《懒寻旧梦录》中关于“上海文委”叙述的索引·····	260
记程子华的一件轶事·····	263
李冰封的风格·····	268
致廖冰兄·····	271
老烈其人·····	273
金石滩：和作家们在一起·····	277
跋·····	282

“七月派”诗人和 电子技术专家

在这篇回忆文章中我写的是两个人。把这两位写在一篇文章中是因他们和我都是总角之交，他们都小我两岁左右，又都是我的亲戚。七月派诗人孙铤是我的堂弟，他原先的名字是郁锺瑞，我叫郁锺正。孙铤和于光远都是参加革命后自己起的名字。他和我共一个祖父的祖父。周国铨是我的表弟，和我之间的血缘关系也要追溯到我的祖父的祖父这一代。孙铤和周国铨彼此血缘靠近，前者的父亲和后者的母亲是亲兄妹。

我本姓郁，是上海的望族。我家也就是在祖父的祖父这一代从南翔（现划为封浜）迁到上海县城的。同我年龄接近的“本家”很多，但是成为朋友的只有他们两人。在我的朋友中结识最早的也是他们两人。

《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辞典》中“朋友”这一词目的释文是“不是亲戚，相识而有好感的人”。朋友和亲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两者可以得兼。亲戚有时可以成为能够相识并且产生好感的一个条件。国铨比孙铤同我多一种关系，我们还是紧邻。他的住房就在我住房的隔壁——真正是隔壁，只是隔了一层薄薄的木板。

孙铤昨天寄来一封信，信中讲到这个月是他的生日。他是

1917年出生。周国铨比他大几个月，到97年3月周国铨满八十岁。但很不幸，在四年前去世了。孙铤这月满七十九岁。想起当年一起玩耍的景象，到今年整整过了七十年了。孙铤每次写信几乎都提到童年的回忆。这封信上讲到每年中秋节在顾家弄（我住的地方）俞家弄（他住的地方。这两处是我们祖父的祖父的后代——又称“小郁家”住的地方）可以看到烧香斗。信上还说，在乔家浜（就是我祖父的祖父的哥哥那一支——即“大郁家”所住的地方）还烧大香斗。“香斗”这东西，孙铤不提，我已早就忘记了。提起还记得，它是由许多支线香编成斗状的东西。似乎四周是线香，中间还放有檀香。我从来反对迷信，反对烧香拜佛，可是烧起香来烧出来的香味我却很喜欢。

孙铤这次来信还寄来广州发行的《华夏诗报》和宁波发行的《明州快报》。两报都刊有他的事迹。我们虽是弟兄，但常有不能通音信的时候。看了沈栖所写介绍他的文章，对他的经历就了解得更系统具体了。孙铤走上革命的道路不像周国铨那样，他没有受到我的什么影响。他在中学时期演革命戏剧，开始写革命文学作品。十七岁那一年东渡日本，在东京对诗歌发生了浓厚兴趣，参加中国剧人协会、诗歌座谈会等左翼社团的活动。抗战后写了许多诗篇，在《七月》上发表。1938年见胡风，受到胡风的鼓励。1939年加入我们党，在香港做文化工作。在香港沦陷后他照顾帮助胡风和其他一些文化人士从香港撤回内地。由于他和胡风的往来，在“反胡风运动”中被当作“反革命集团分子”在杭州监狱关押一年。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劳动。1969年他第三次入狱，直到1971年释放。三中全会后胡风案件平反，1983年才恢复党籍。

孙铤在参加革命活动时和我接触不多。1933年他考入大同大学时，我倒也在那个学校，但是他在学校中呆的时间太短